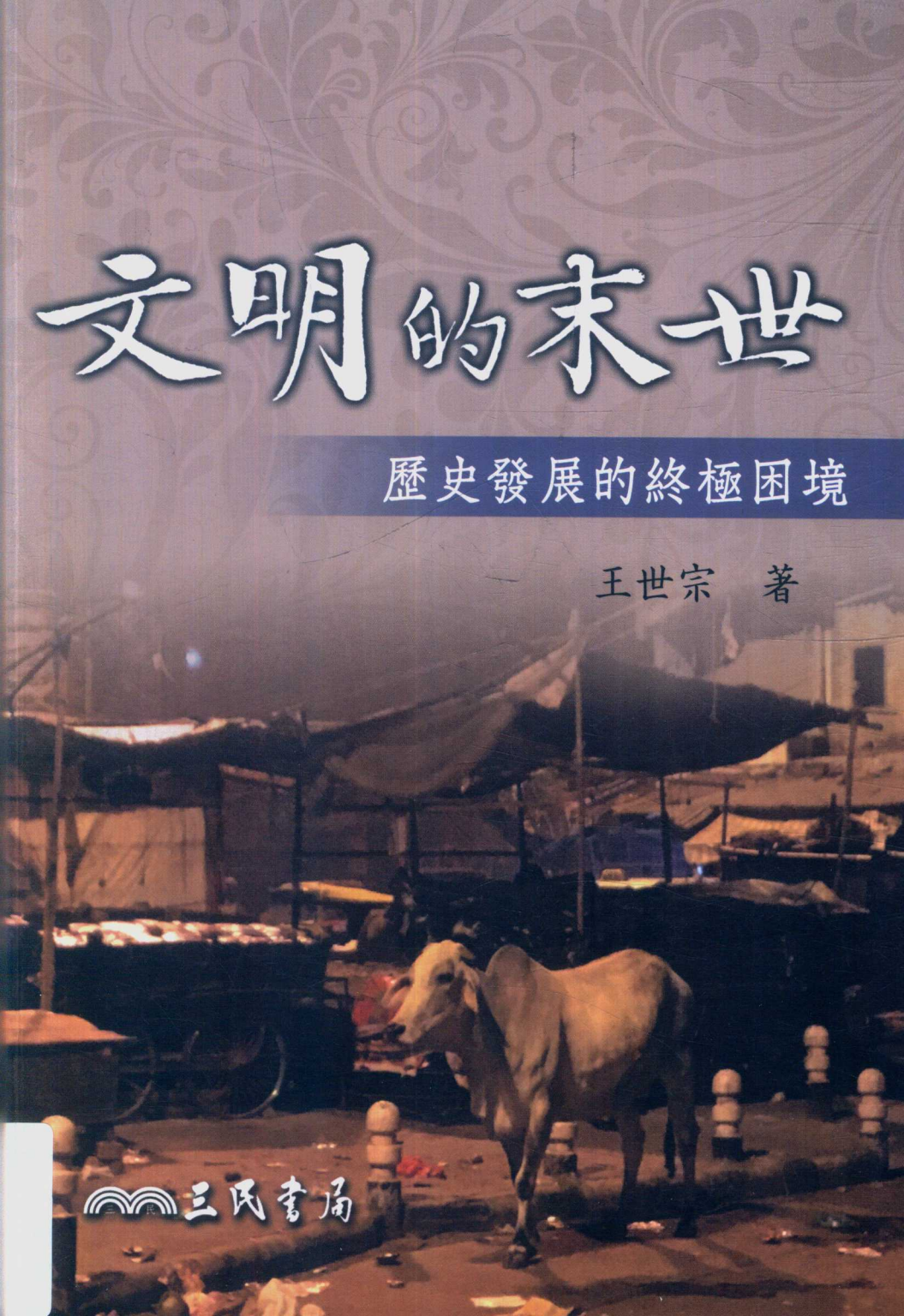


# 文明的末世

歷史發展的終極困境

王世宗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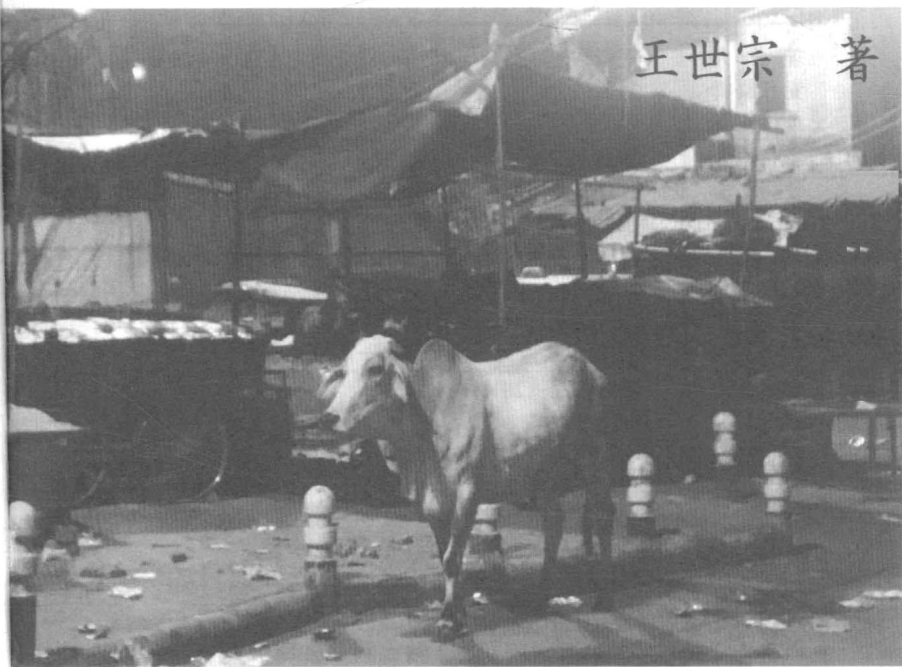


 三民書局

# 文明的末世

歷史發展的終極困境

王世宗 著

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文明的末世：歷史發展的終極困境 / 王世宗著.——初  
版一刷.——臺北市：三民，2016  
面；公分

ISBN 978-957-14-6200-4 (平裝)

1. 文明史 2. 歷史哲學

713

105018876

◎ 文明的末世  
——歷史發展的終極困境

著 作 人 王世宗  
責任編輯 呂孟欣  
美術設計 李唯綸

發 行 人 劉振強  
發 行 所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 
地址 臺北市復興北路386號  
電話 (02)25006600  
郵撥帳號 0009998-5  
門 市 部 (復北店) 臺北市復興北路386號  
(重南店)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61號

出版日期 初版一刷 2016年11月  
編 號 S 710540
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二〇〇號

有著作權・不准侵害

ISBN 978-957-14-6200-4 (平裝)

<http://www.sanmin.com.tw> 三民網路書店

※本書如有缺頁、破損或裝訂錯誤，請寄回本公司更換。

獻 給



所有為追尋生命意義而受苦的靈魂

# 自序

---

文明的末世是歷史發展的終極困境，其中道理是優良不是完美而改善無法臻於至善，文明能增進知識及提升人格，乃不能使人擁有全知而成為完人，故歷史的進化終究有時，當人力的極限已達而人類難以維持其極致狀態，文明便陷入末世，永無復興改造之望。改良一事的存在暗示二情，一是改良者與受改良者本有缺陷，此即原罪，二是改良者具備潛能（更勝於受改良者），此為天資，兩者並觀可見人的靈性是不足的神格，所以文明得以發展，但不能由改良通達全能。文明為求道的創作，求道不進則退，此因天人交戰無有中庸之道可依，故文明達到全盛之後開始衰退，然其頹勢並非惡化不止，畢竟歷史的傳統遺緒猶在，末世是「上不去也下不來」的精神窘況，而非世界末日的生存危機。

文明歷史自「上古」開業、至「古典」定案、經「中古」反常、而於「現代」重光，在此人文的成就無以復加，世間的開化不能更盛，這大約是當十九世紀之時；其後大眾化興起，菁英主義敗壞，反理性思潮流行，人格物化，文化的素質日漸低落，甚至「後現代」主義當令，一切道學正統均遭質疑，各種末世的亂象於是叢生；同時物質文明卻發達不已，科學掛帥導致工商掛帥（反之亦然），民生經濟大有改善，令人深感「時代進步」而來日可觀，殊不知這是末世的誤導性現象，其效是更增愚者的迷惘與智者的虔誠。文明的末世有礙於傳道卻有利於求道，這是生活感受不佳但學習條件最佳的時機，仁人君子

於此當思「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」之義，以「通古今之變」的歷史知識獨善其身且兼善天下，雖然濟世者不能認為其力可以改變時勢。

文明的末世不是可喜的事，卻是必然的事，若人認命則一切注定的事莫非佳音，如此文明的末世也算好事，所謂「隨遇而安」實為「聽天由命」。此說不是詭辯，而是正視真相的觀點，人固然可以渾渾噩噩過日子，但事實總有它的作用，文明末世並非難以察覺，其影響且非微小，只因凡夫糊塗成性，所以至今沒人發現（若大眾深為末世所惱則末世當即化解），聞訊者今後若仍執迷不悟，便是一意孤行，無可救藥。文明末世不是大眾易於接受的說法，然而若稱文明將達到完美的境界，則相信者恐無，這表示凡人罕能徹底講理，也無法全然率性，人生之苦實在是左右為難，令人不知如何是好。有始有終在道德意義上是良善之事，但以真理而言並非美好，蓋真理為永恆，永恆乃無始無終而超越時空，故歷史中的事無一是絕對美好，文明自非例外。

文明的末世是文明素質無法更加提升而歷史卻繼續進行的空洞餘生，此非末世之人所感而末世之亂是以益增，惡性循環誠為末世的時代性，於是有所覺悟可免於沈淪，但不足以撥亂反正，末世的悲觀實甚正當（盛世的悲觀何嘗不然）。雖然，「善惡好壞」的問題層次不及「對錯真假」，感受不佳的事以知識視之則無不富有價值，末世既是求知的良機，有識者不能不愛，縱使其愛極苦而代價甚鉅。

「文明的末世」一題旨在論道，其次勸善，前者可能成功而後者必將失敗，因為有知乃有德，世人理智不強所以善舉不多，末世之人更以物榮政寬而自得其樂甚至自鳴得意，毫無大

難臨頭的危機感，況且傳道於今若得奏效，則末世丕變而不為末世矣，此乃錯亂甚至矛盾之情，可見醒世是「知其不可而為之」的事。末世雖不是人間毀滅的時候，卻是人性互長最烈的時候，亦即人慾放縱最盛的時候，身處末世不當自卑而應自愛，更不該自大；然而不知末世為何者方可能構成末世之眾，其自我陶醉簡直是天然的病態，以致深切反省的人唯有堅持抵死不從的絕俗對抗，深恐因正義不彰而灰心喪志，更使小人得逞。誠然，「親者痛、仇者快」若為不當，必是因為君子相親以德而嫉惡如仇。

文明的末世沒有重振的可能，只有消失的命運，然歷史的意義於此並無落空之虞，蓋人雖不久存，但靈魂永恆，或說人雖有失，然生人者為全能，而造物之主豈有多餘無用的作為，可見人具天分，不可能因其缺陷而一事無成。完美與不完美無關，而不完美與完美有涉，因為完美不是由不完美改良而成，不完美卻是以完美為本而生，易言之，完美是不完美出現的原由及改變的目的。如此，文明發展是求天人合一，結果竟是自絕生路，其不合理實有道理，此即人具原罪而神意又在真理之上，上帝既有安排，歷史便非偶然，何況偶然亦是一理，世事畢竟有理，雖然人不知其義。由此可知，文明的末世是歷史最大的教訓及啟示，人不能知道更多便是發覺極限，以人所能知應付人所不能知，縱然力有未逮也無愧於心，原來負不了責便無須負責，這是不完美的生命皆有的特權。顯然，無知若非由於惡意，竟是一種人生保障，正如死亡對好人而言並非打擊。

《文明的末世》是「文明叢書」的最後一部，它繼《古代文明的開展》（文化絕對價值的尋求）、《現代世界的形成》（文明終極意義的探求）、《歷史與圖像》（文明發展軌跡的尋思）、

《真理論述》(文明歷史的哲學啟示)、《必然之惡》(文明觀點下的政治問題)、以及《東方的意義》(中國文明的世界性精神)而來，共同完成全面的問道學業，這不意謂終極真相由此已經如實呈現(真理具有超越性)，但為人的任務至此可謂善盡。從此之後我欲無言卻將為說不止，因為認命必要忍耐而忍耐不能無為，世人如有良心也該勉強自己多做好事，否則枉為末世的受害者而一無領悟，最是可悲。

完美不存於世間，但完美的概念竟存於人心，這表示人間的完美不是完美的世界，而是各人在不完美的條件下將所務做到至善，此非集天下各種極致成就於一身，卻是表現個人處境與遭遇中為所當為的典範，亦即「藉我成道」。雖然，文明末世的首務不是立德而是覺悟，這不是因為「哲人日已遠」，而是因為「典型在夙昔」，此時有志者事不竟成，但有識者學可畢業，既然真高於善而含有善，末世的讀書人即使無法學以致用，也能由知行合一報命。

作者衷心祝福其志不餒的讀者。

王世宗

臺北花園新城挹塵樓 2016 年 10 月

# 文明的末世

目次

## ——歷史發展的終極困境

### 自序

#### 第一部 問題意識

|     |           |    |
|-----|-----------|----|
| 第一章 | 文明的目的與止境  | 1  |
| 第一節 | 文明的原理與取向  | 3  |
| 第二節 | 文明的原罪與成就  | 10 |
| 第三節 | 文明發展的極限   | 16 |
| 第二章 | 歷史演化的進程   | 21 |
| 第一節 | 進步的宿命     | 23 |
| 第二節 | 循環的假象     | 29 |
| 第三節 | 現代的結束     | 34 |
| 第三章 | 歷史的終結     | 43 |
| 第一節 | 歷史的情理與虛實  | 45 |
| 第二節 | 人類探索的極限   | 52 |
| 第三節 | 歷史結論與終極真相 | 59 |
| 第四章 | 末世論與進步觀   | 65 |
| 第一節 | 末日感受與永生期望 | 67 |
| 第二節 | 進步觀念與極限思維 | 76 |

|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三節 | 末世的進步及其幻滅 .....   | 85  |
| 第五章 | 末世的亂象 .....       | 93  |
| 第一節 | 末世亂象的歷史性 .....    | 95  |
| 第二節 | 末世亂象的特質與通病 .....  | 113 |
| 第三節 | 末世亂象的持續性 .....    | 134 |
| 第六章 | 歷史學的反省 .....      | 145 |
| 第一節 | 史學的末世與末世的史學 ..... | 147 |
| 第二節 | 史學的自我超越性 .....    | 158 |
| 第三節 | 歷史的結論與文明的真相 ..... | 169 |

## ❖ 第二部 心靈境域 ❖

|     |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七章 | 真理信仰的困境 .....    | 179 |
| 第一節 | 上帝信仰的極限 .....    | 181 |
| 第二節 | 超越性真理的體認障礙 ..... | 197 |
| 第三節 | 求道困頓的文明意義 .....  | 210 |
| 第八章 | 知識極限 .....       | 219 |
| 第一節 | 求知方法的缺陷與限制 ..... | 221 |
| 第二節 | 知識建構的困難及偏差 ..... | 233 |
| 第三節 | 超越性問題存在的意義 ..... | 244 |
| 第九章 | 道德常態 .....       | 253 |
| 第一節 | 道德的恆常性與有限性 ..... | 255 |
| 第二節 | 道德的標準化與社會化 ..... | 267 |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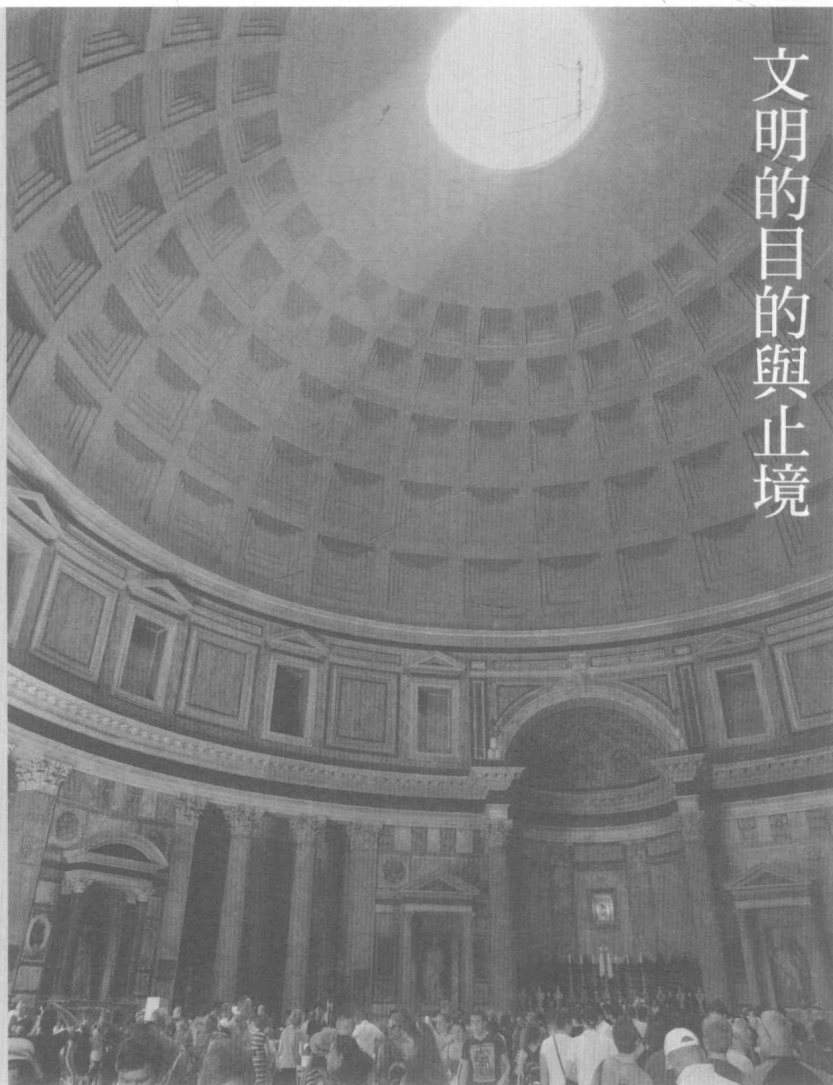
|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三節                 | 文明末世的道德窮相 .....     | 276 |
| 第十章                 | 美感止境 .....          | 287 |
| 第一節                 | 美感體認的極限 .....       | 289 |
| 第二節                 | 藝術創作的限制 .....       | 302 |
| 第三節                 | 美術發展的末路 .....       | 312 |
| <p>➤ 第三部 現實情勢 ➤</p> |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 第十一章                | 政治的末世 .....         | 321 |
| 第一節                 | 政治的惡性與侷限性 .....     | 323 |
| 第二節                 | 國際關係與政治原罪的惡化 .....  | 339 |
| 第三節                 | 末世的政治困境及危機 .....    | 353 |
| 第十二章                | 經濟的末世 .....         | 363 |
| 第一節                 | 經濟的物質性與價值問題 .....   | 365 |
| 第二節                 | 經濟發展的有限性與道德問題 ..... | 376 |
| 第三節                 | 末世的經濟困境與亂象 .....    | 388 |
| 第十三章                | 社會的末世 .....         | 399 |
| 第一節                 | 社會的世俗性與原始性 .....    | 401 |
| 第二節                 | 社會變遷與大眾化發展 .....    | 414 |
| 第三節                 | 末世的社會病態 .....       | 425 |
| 第十四章                | 文化的末世 .....         | 437 |
| 第一節                 | 文化發展的潛力及其極限 .....   | 439 |
| 第二節                 | 文化發展的趨勢及其危機 .....   | 452 |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三節 末世的文化亂象 .....        | 464 |
| 第十五章 結論：文明末世的永恆性意義 ..... | 477 |
| 課 題 索 引 .....            | 495 |



## 第一章

# 文明的目的與止境



天道與人性的接觸：  
萬神廟中的紅男綠女



# 第一章 文明的目的與止境

## 第一節 文明的原理與取向

「世界」是「世之界」（有如「世間」是「世之間」），此義不表示世界有其極限，蓋世界之大與想像力或見識相等，想像力或見識有限則世界侷限於此。「世界」的定義實與「宇宙」相同，它包括物質世界與精神世界，一般人趨向經驗主義，故以為世界即是空間，這誠然是自我設限或故步自封（例如科學的宇宙論遠較哲學的宇宙論為具體）。其實「世」的含意可為空間（故曰「世上」）亦可為時間（如稱「世代」），相對而言空間是物質性的世界而時間是精神性的世界，然即使空間為有限（此事實不可思議），時間的作用可使空間變成無限，故人類的生存空間本不廣大，但因時代承繼（古今延續）不絕，有限的人間竟可承載無數的人，提供近乎永久無窮的生活環境。再者，精神的層次在物質之上，所以時間的地位高於空間，亦即時間為主而空間為從，空間是時間的產物（距離需時以跨越），而知識是精神的表現，其與時間的性質相同，可以凌駕空間，故「秀才不出門，能知天下事」。由此可見，「世」之「界」決定於個人的認知，無知者的世界極其狹小，深思者的世界則無比廣闊，世之有界乃因人之無知<sup>1</sup>。

1. 'Alexander wept when he heard from Anaxarchus that there was an infinite number of worlds. When his friends asked if any accident had befallen him, he answered: "Do you not think it is a matter worthy of

文明是歷史的成果，歷史是時間的產物，時間無始無終<sup>2</sup>，歷史卻有侷限，雖然精神上文明乃為永恆。時間綿延不絕，所謂「時間的結束」僅可因人設定時間範圍而出現，此即在恆常的時間中計算一段時間的逝去，這個過程其實無法截斷時間，更遑論結束時間。時間的開始與結束皆不是人所能理解的事，亦即對人而言時間既無開始亦無結束，如此歷史似乎亦將無窮發展，而文明連帶永遠進行。雖然，人為有限的生命，不可能無限生存，並且人無法思量時間的起滅，這絕不表示時間為永恆，蓋永恆者不具始末而超越時空，時間畢竟將以人所不能想像的「情境」消失，因它只不過是上帝為人設計的宇宙因素而已<sup>3</sup>。易言之，文明歷史的意義是精神性的，物質條件雖為其存在之所需，但非其生長之保障。文明顯然有其極限，文明的極限是其精神的困頓，而因文明與人格修養一樣不進則退，所以文明的極限是文明的沈淪，雖然歷史或時間的結束完全不能預期。於是可知，文明的末世是自文明不再上進之時開始，它有如要死不活的人以行屍走肉生存，不同的是人終究要死而文

---

lamentation that when there is such a vast multitude of them, we have not yet conquered one?" Plutarch, *On the Tranquility of Mind*, iv.

2. 萬事萬物皆為有限，時間與空間亦當如此，然而時間與空間不論是有限或無限均不可思議。若說時間為有始有終，這不是人的經驗所及；若說時間有始無終或無始有終，這是自相矛盾；若說時間無始無終，這令人費解，雖不可謂為合理，但絕不是無理。時間與空間是有限世界中不受限的「東西」，這是神啟示人的奇蹟，其義是真理真相具有超越性。

3. 'Whereas the type is eternal and nought that is created can be eternal, [God] devised for it a moving image of abiding eternity, which we call time.' Plato, *Timaeus*, 37c-38b.

明之死乃在人之後，這「使人」誤以為文明是不滅的。

歷史是時間的產物，時間本身並無變化性，然人的時間感則是基於對變化的察覺，所以歷史是事情演變的進程，一成不變則無歷史可言。常人所謂「時間過得快」可能是因事情變化大，也可能是因事情變化小，反之，所謂「時間過得慢」亦然，蓋人既具時間觀或已有計時之制，時間對人而言直如外在恆常之相，不因人因事而變異，故時間感的差別對時間觀無有影響，亦即不論人感覺時間過得快或慢，其對時間究竟流逝多少曾無懷疑或錯認，然事情變化的大小造成時間感的強弱，時間感強則覺歷時已久，時間感弱則覺歷時不久，但感覺與事實常不相符，兩相對比之下往往使人訝異或慨歎，加以各人當時的期望或心情不同，於是乃有時間過得快或慢的「不合理且不一致」說法<sup>4</sup>。由此可見，事實(fact)與意見(opinion)不同，而意見未必不如事實，因為事實不及真理而高明的意見（見識）是對真理的領悟，同時可知科學不足以解釋人文，也非文明的最高成就，畢竟文明是以人為主角。時間觀（科學認知）是時間感（人文意識）的基礎，文明是高級的文化，提升與解釋文明須具敏銳的時間感而非僅依精確的時間觀，儘管時間感不當違背時間觀。

歷史既然有所變化，文明當然有其興亡，因為時間與空間是現實世界中的因素，現實的即是有限的，受制於時空條件的變化即不是永恆的<sup>5</sup>，雖然變化與永恆並非不容。歷史是人事

4. 'O gentlemen! The time of life is short; / To spend that shortness basely were too long.' William Shakespeare, *Henry IV*, Part I (1598), v, ii, 81.

5. 'The innocent and the beautiful have no enemy but time.' W. B. Yeats, 'In memory of Eva Gore-Booth and Con Markiewicz' (1927), st. 2.